

## 南京出土明初勋贵及其家族成员墓志考

邵 磊

作为明初京师与永乐后期迁都北京后的南都，南京近郊分布着众多明初开国功臣与“靖难”功臣的家族墓地。这些明初勋贵及其家族成员墓葬中随葬的墓志，对于纠补文献记载以至进一步探究元末明初的社会变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今从南京地区历年出土的明代墓志中，选取《明史》曾为之立传的明初勋贵或其家族成员墓志，略作考释如下。

### 一、黔宁王沐英墓志

现藏南京博物院。志石横78.3厘米，纵77.5厘米。志盖阴刻篆书“大明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柱国西平侯追封黔宁王谥昭靖沐公之墓”29字；志文楷书阴刻，首题“大明西平侯追封黔宁王谥昭靖沐公圹志”，继刻正文24行，满行25字，标点如下：

大明西平侯追封黔宁王谥昭靖沐公圹志 / 洪武壬申夏六月丁卯，西平侯沐公薨于云南。讣闻，/ 天子震悼，辍视朝，自为文遣使往祭，命其长子春往迎公柩。冬十 / 月戊午，春奉公之丧至自云南，诏追封公为黔宁王，谥昭靖。/ 敕仪曹护丧事，所以为褒恤者甚。越十有三日庚午，赐葬于 / 京师东南观音山之原，以夫人冯氏祔。将葬，公子春具行实遣 / 人求叙次以刻。谨按：公讳英，字文英，凤阳定远人。八岁而孤，时 / 元末大乱，今 / 天子倡议淮泗，见公，怜之，养以为子。比壮，诏复公姓，以奉宗祀。由 / 帐前都尉累官至荣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封西平侯，赐号 / 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勋柱国，食禄二千五百石。授以铁券，/ 俾子孙世袭。其守镇江，调广信，节制瓯闽，入抚关陕，皆有德于 / 民，民到今歌思之。拜征西将军，西征土蕃，拓地数千里，咸俘获 / 无算。已而为右副将军征云南，平之，留镇其地。云南去京师万 / 里，诸夷叛服不常，公宣布威德，抚驭悉有法，遂皆输贡献如内 / 郡，朝廷赖焉。在镇十有一年而薨，薨之日，无老幼皆泣。及柩还，/ 哭送者复数万人，诸夷酋长咸攀号不忍去。呜呼！此岂以伪 / 而致哉。初，公之受侯封也，训词有曰：朕昔以尔为子，以吾无异 / 于尔父，尔当思幸逢之初会，休忘释难之恩。观此，则公之受 / 国恩，其轻重可知矣。君臣之际，何其盛

哉。公初娶冯氏，先公二十九年卒。继室耿氏。子男六人：曰春，冯氏出也，今金后军都督府事；曰晟，耿氏出也；曰昂、曰景、曰昌、曰旻，皆侧室之子。女五人。沐公之盛，盖未可量也。公之功业，赫然在人耳目，于国史有传，神道有碑，今不暇悉书，特刻其大者与卒葬年月使刻石云。洪武二十五年岁次壬申十月二十二日。谨志。

传主沐英，为明初仅次于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的开国功臣。沐英幼失怙恃，明太祖朱元璋抚以为养子，爱如己出。及长，从太祖征伐，克忠职守，屡著功勋，封西平侯。洪武十六年（1383）奉诏留镇云南为屏藩，创建了与明祚相始终的黔国世家。卒赠黔宁王，谥昭靖，赐葬于京师东南长泰北乡观音山之原，即今南京江宁区将军山南麓。侑享太庙，塑像祀于功臣庙<sup>①</sup>。

建国初期，沐英墓遭盗掘，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与南京博物院曾派员前往调查，并由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追缴了包括国宝“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在内的部分珍贵文物。1959年春，当地村民再度掘开沐英墓，取出了残存的随葬品，后由南京博物院追回了其中的金山、银山、铜号、铜喇叭等文物（后移交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沐英墓志或亦是在此际入藏南京博物院的<sup>②</sup>。

明朝开国功臣传世久而克保令终者，惟黔国沐氏等寥寥数家，史籍中关于沐氏家族的记载颇为详备，但沐英墓志作为一件新材料，不独对校勘传世史料具有重要价值，即其形制本身对于验证明初以来的丧葬制度也自有不可替代的作用<sup>③</sup>。

沐英卒后得以西平侯超赠为黔宁王，亦一时特恩，在明初功臣里可谓独一无二。然沐英追封黔宁王乃至赐葬的具体时间，史载互歧，并不一致。

据《明太祖实录》云：“（洪武二十五年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命其子春迎丧还葬，……冬十月八日，春奉柩至京师，遣中使临祭。后十三日，诏

---

①《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756—3759页。

②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江宁县明沐晟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

③夏寒：《明代江南地区墓葬研究》第三章《随葬品的种类和组合》之《墓志和地券》一节认为：“洪武初年发现的墓志边长略小，但是较厚重。洪武中期至正统以前，公侯墓志边长80厘米左右，志盖和志石厚度在10厘米左右，公侯夫人墓志略小于公侯墓志。公侯以下官员墓志发现较少，但是除了徐庸墓（志）外，其余武官墓志边长均在70厘米左右。沐氏家族墓志形制比一般公侯墓志要大一些，如黔宁王沐英夫人耿氏墓志边长1米，按照夫妇墓志中女性墓志一般要略小于男性墓志规律来推断，遗失的沐英墓志边长肯定超过1米。”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然今所见沐英墓志志石仅为横78.3厘米、纵77.5厘米，在尺寸上远逊于其继室夫人耿氏墓志。可见，一定制度下的具体规定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这或许就是洪武朝的沐英墓志在形制上全然不可与宣德朝的沐英继室夫人耿氏墓志相提并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追封黔宁王，谥昭靖，赐葬于江宁县之长泰北乡。”<sup>①</sup>是谓沐英丧至京师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月八日，后十三日诏追封黔宁王并赐葬。同书又云“（洪武二十五年冬十月）己巳，追封西平侯沐英为黔宁昭靖王，葬用王者明器。”<sup>②</sup>可见《明太祖实录》所谓的“后十三日”为十月二十一日，应当是从沐春奉柩至京师的次日、即洪武二十五年十月九日算起的。

然据王景所撰《沐英神道碑》云：洪武二十五年“十月戊午，王丧至自云南，上遣中使往祭。明日追封黔宁王，谥昭靖。赐葬于江宁长泰乡观音山……”。<sup>③</sup>是谓沐英丧至京师为洪武二十五年十月戊午，即十月十日，明日即十月十一日追封黔宁王。可见，《沐英神道碑》记载沐英追封王爵与赐葬，与《明太祖实录》所记并非同一天。

今据墓志，沐春奉丧至自云南为洪武壬申冬十月戊午，与《沐英神道碑》正合。但诏追封沐英黔宁王爵的具体时间，志文未另书出，固可理解为是丧至京师的同一天，即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十日戊午。志文继云“越十有三日庚午赐葬于京师东南观音山之原”。按，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庚午，即十月二十二日。由此可知，墓志所云之“越十有三日”，是从沐英丧至京师当天就算起的。志文末云：“公之功业，赫然在人耳目，于国史有传，神道有碑，今不暇悉书，特剗其大者与卒葬年月使刻石云。洪武二十五年岁次壬申十月二十二日。”据以知此篇志文即最终完成于沐英赐葬之日，故其所云沐英终葬之际的事务、时序，不特时近迹真，抑且无可置疑，对于认识《明太祖实录》与《沐英神道碑》中的相关记载尤为重要。

沐英息出，《明史》依次记为沐春、沐晟、沐昂、沐昕四人<sup>④</sup>，或仍杨士奇《沐晟神道碑》之说<sup>⑤</sup>，然悬疑最甚。沐晟系沐英次子，以沐英长子、嗣西平侯沐春无子而承袭。或许是为了刻意强调自己的嫡脉地位，沐晟袭爵后，出于狭隘的宗法观念，采用回避、篡改的手段，对家族门户有所清理。如《沐晟神道碑》将沐晟生母、沐英的继室夫人耿氏与沐英的先世相提并论，却绝口不提沐晟嫡母、沐英的正室夫人冯氏。在此基础上，为了营造生母耿氏专宠的位望，有选择地回避一些早亡或无官位的庶子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与这一推断相谐应的是，但凡成文早于《沐晟神道碑》的传世文献，皆谓沐英有五子四女，然关于五子所出，却众说纷纭。杨荣为沐晟生母耿氏所撰墓

①《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3209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二，第3242页。

③王景：《皇明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西平侯追封黔宁王谥昭靖沐公神道碑》，载程敏政编《明文衡》卷七三，《四库全书》本。

④《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第3759页。

⑤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二六《显忠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太傅黔国公追封定远王谥忠敬沐公神道碑铭》有云：“昭靖四子：伯讳春，袭封西平侯……；仲即王；叔昂，右军都督同知；季昕，驸马都尉。”《四库全书》本。

志云：“王先夫人冯氏一子曰春，袭侯爵而卒。夫人子男四人，曰晟……；曰昂……；曰昶，早卒；曰昕，驸马都尉，尚常宁公主。……女四人，亦贤淑，长适指挥戴玉，次适右府右都督追封定国公徐增寿，次适营州卫指挥孙毅，次适朔州卫指挥周忠。”<sup>①</sup>志文中，将沐春以外的沐英诸子皆纳为耿氏所出。然据王景为沐英侧室夫人方氏所撰墓志云：方氏“生子昂，有文武才能，为右军都督府右都督，……昂之异母弟驸马都尉昕，夫人期服子也。”<sup>②</sup>庶知，沐昂实为方氏所出，至于驸马都尉沐昕的生母，也并非耿氏，而是直至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才得到“夫人”封号、八年后即去世的颜氏<sup>③</sup>。而前引同为王景所撰的《沐英神道碑》则称沐英“子男五人，曰椿，冯夫人出也，上赐以名，由后军都督佥事袭爵西平侯……曰某，耿夫人出也，金后军都督府事。曰昌、曰景、曰昂，侧室出也。女四人。”是谓耿氏所出者，惟沐晟一人。

除了见载于《沐英神道碑》与《耿氏墓志》的五子外，沐英或仍有一子。据《罪惟录》卷八上《启运诸臣列传上》：“（沐英）妻冯氏妬，……沐府内使出见弃女于道，收养之。英后至内使家，一幸而妊，冯知之，重刑堕胎。又阅月，复产一子，盖孪生也，初名琮。英五子，春、晟、昂、昶、昕，昶蚤卒。”<sup>④</sup>然沐英诸子名皆从“日”，且沐英曾孙、嗣黔国公亦名琮，岂前有此名而犯复？然此子若非沐英众所周知的五子之一，则据传世史料已可推知沐英曾有六子。

有意味的是，据出土的沐英墓志记载，沐英恰有“子男六人，曰春，冯氏出也，……；曰晟，耿氏出也；曰昂、曰景、曰昌、曰旻，皆侧室之子。女五人。”除了验证了沐英曾有六子的推断外，沐英墓志的这段内容反映出的一些信息也很值得留意。

其一，墓志记载沐英六子惟沐晟为耿氏所出，余者除沐春外皆为侧室所出，大体可与《沐英神道碑》和《方氏墓志》中的相关记载相映证，亦表明《耿氏墓志》将沐春以外的沐英诸子皆归于己出仍是出于狭隘的宗法观念的考虑，与《沐晟神道碑》的做法可谓异曲而同工。

其二，传世史料中所载沐英诸子名讳，除沐春、沐晟、沐昂三人外，余皆互有出入，但对勘之下，亦不无启益。集中记录有沐英诸子名讳的史料，以年代早晚区分，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沐英去世未久即成文的沐英墓志与《沐英神道碑》两种，除了仅见于沐英墓志的幼子沐旻外，所载沐英诸子大致为沐春、沐晟、沐昂、沐景、沐昌；第二类以成文于宣德六年（1431）十一月至宣德七年八月之间的《耿氏墓志》为代表，谓沐英诸子为沐春、沐晟、沐昂、沐昶、沐昕，

①杨荣：《杨文敏集》卷二〇《黔宁昭靖夫人耿氏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②王景：《故沐夫人方氏墓志铭》，载程敏政编《明文衡》卷八九。

③《明英宗实录》卷七三、卷一七〇，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419页、第3278页。

④查继佐：《罪惟录》卷八上《启运诸臣列传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清手稿本，2006年，第2册，第180页。

由于出现在《耿氏墓志》上的沐昶已在此前“早卒”，成文更晚的《沐晟神道碑》遂将沐昶从沐英诸子中“剔除”，故史传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沐英诸子便只剩下了沐春、沐晟、沐昂、沐昕四人。两相对照，第一类史料与第二类史料中的沐昌与沐昶、沐景与沐昕，或音近而讹，或沐昌与沐景二人在沐英去世后曾分别易名为沐昶与沐昕。

其三，沐英墓志所载沐英共六子五女，其中排位最末的庶子沐旻，未见史载，可补入。由于《沐英神道碑》中即已失载沐旻其人，或沐旻在沐英去世未久即夭亡。又，《沐英墓志》云沐英实有五女，较《沐英神道碑》与《耿氏墓志》所载多出一女，亦值得留意。

## 二、岐阳王李文忠夫人毕氏墓志

现藏南京博物院。志石横79.7厘米，纵78.8厘米。志盖阴刻篆书“曹国夫人毕氏墓志”8字；志文楷书阴刻，首题“曹国夫人圹志”，继刻正文10行，满行15字，标点如下：

夫人姓毕氏，世为凤阳府临淮县闻贤／乡人。父法华、母魏氏，俱蚤卒。  
夫人幼鞠／于滁阳王郭子兴家，年十八嫁岐阳武／靖王李文忠。洪武元年，  
／恩封睦国夫人；五年，改封曹国夫人。生三／男二女，男景隆、增枝、方英；  
女嫁汪致渊／高昂。永乐七年，夫人年七十有二，十一／月初十日薨。讣闻，  
／诏赐祭赙悉如礼。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太平门外武靖王之茔云。

李文忠，为明太祖朱元璋仲姊曹国长公主次子<sup>①</sup>。太祖重念甥舅之情，视如己出，养以为子。文忠器量沉宏，人莫测其际，临阵踔厉风发，所向克捷，释兵家居则恂恂若儒者，太祖雅爱重之。后以进谏积忤旨，于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戊戌卒，太祖亲为文致祭，追封岐阳王，谥武靖，赐葬钟山之阴<sup>②</sup>。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三。

李文忠妻室，《李氏族谱》所载《世家》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谓李文忠原配夫人毕氏，名喜女，洪武元年（1368）封睦国夫人，族谱载其封诰；洪武五年（1372）改封曹国夫人，《帝乡纪略》亦载其封诰<sup>③</sup>。凡此，皆可与毕氏墓志相印证。

①李文忠撰、李善长书讳的《先考陇西恭献王圹志》有云：“先妣生文忠兄弟二人，兄蚤世。”

据以可证文忠为次子。参见吴兴汉：《嘉山县明代李贞夫妇墓及有关问题的推论》，《文物研究》总第4期，1998年。另据瞿兑之《李文忠集传附李贞事迹》：李贞“子二，长幼故，次岐阳武靖王。女一，适吉安卫镇抚陈英。”亦谓李文忠为李贞次子。载《岐阳世家文物考述》，中国营造学会，1932年。

②《明史》卷一二六《李文忠传》，第3741、3745、3746页。

③《李氏族谱》所载《世家》的内容，系据瞿兑之《李文忠集传》引，第21页。朱启钤《岐阳世家图像考》第2页谓李文忠另有庶夫人冯氏，于洪武十三年（1380）亦得封曹国夫人。俱载《岐阳世家文物考述》。毕氏封曹国夫人的诰命，见录于曾惟诚《帝乡纪略》卷一〇《纶奏志·诰命》，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刊本，1985年，第1165页。

据墓志所载，毕氏喜女的父亲名毕法华，世为凤阳府临淮县闻贤乡人，其母为魏氏。毕氏喜生于元至元四年（1338），父母俱早卒，其幼时即为元末红巾军领袖之一、明初被追封为滁阳王的郭子兴所抚养，年十八嫁与李文忠，时李文忠年方十七岁。永乐七年（1409）十一月初十日薨，时年七十二岁。凡此种种，皆可补史载之阙。值得一提的是，明太祖朱元璋龙潜时即隶寄郭子兴麾下，太祖孝慈皇后马氏，即郭子兴所抚马公之女，郭子兴有小张夫人，所出一女亦事太祖为惠妃<sup>①</sup>。李文忠十四岁谒太祖于滁阳之初，即已被太祖抚以为子，且令从朱姓，时亦得以郭子兴所抚之毕氏喜女妻之，其事颇堪玩味。

李文忠息出，史籍皆谓有三子，惟李文忠撰文、李善长填讳的《先考陇西恭献王圹志》（下简称《李贞圹志》）云李文忠有三子二女，今亦得毕氏墓志证实。墓志将此三子二女皆归于毕氏所出，亦可聊备一说。

李文忠诸子的名讳，史载颇有异同，殊值留意：其一，如《李贞圹志》云：“孙男三人，长景隆，……次，浙江童……次，淮江奴。”<sup>②</sup>其谓李文忠次子名浙江童、幼子名淮江奴云云，非独他书未见，看起来也非正式的名字。据《明史》本传，李文忠长子李景隆“小字九江”，则与浙江童、淮江奴之类的名字甚为相合。庶可推知，所谓浙江童、淮江奴，恐亦只是李文忠次子与幼子的小字而已。其二，如董伦撰《李文忠神道碑》所云：“子男三，世子景隆，袭封曹国公，次增枝，次芳英，皆上所赐名。”<sup>③</sup>称李文忠三子依次为李景隆、李增枝、李芳英，此最为人熟知，《明史》诸书皆从之。其三，则如《明太祖实录》所云：李文忠“子三人，皆上所赐名。长景隆，袭爵曹国公；次增枝，初授勋尉，继擢前军左都督；次方英，授中都正留守。”<sup>④</sup>是谓李文忠幼子名“方英”，而非习见的“芳英”。又，李文忠去世后，明太祖朱元璋曾一度命其幼子每旬初至御前侍书，一日，太祖以手握玉罗亲敛所进笼炊赐食，文忠幼子携归后谨献于家庙，阖门拜尝，并将玉罗珍藏。李景隆为昭示圣眷之渥，于洪武十九年（1386）七月初吉书《纪恩帖》以纪圣恩，帖文中书其三弟之名则与《明太祖实录》同作“方英”<sup>⑤</sup>。瞿兑之评之曰：“此帖文中称太祖高皇帝，后称洪武十九年，明是李氏子孙重缮妄改。‘芳英’名作‘方英’，与《明史》诸书不合，即与《族谱》亦不合，不知缮写者何以疏舛若此。”<sup>⑥</sup>然据毕氏墓志所载毕氏“生三男二女，男景隆、增枝、方英，女嫁汪致渊、高昂。”可证李文忠幼子之名，固以书作“方英”为是，《明史》等

①《明史》卷一二二《郭子兴传》，第3681页。

②吴兴汉：《嘉山县明代李贞夫妇墓及有关问题的推论》。

③徐竑编：《明名臣琬琰录》卷二《曹国李公岐阳武靖王神道碑铭》，《四库全书》本。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六〇，第2484页。

⑤此《纪恩帖》原文有云：“十八年乙丑，俾景隆衔命北征。有旨令三弟方英每旬初至御前侍书。”瞿兑之：《李景隆集传》引，《岐阳世家文物考述》，第1页。

⑥瞿兑之：《李景隆集传》，第2页。

皆当从改。

李文忠有二女，洪武十一年（1378）十二月庚申，李文忠之父陇西王李贞卒葬盱眙之际，其长女已适明太祖朱元璋姊太原长公主与驸马汪清（旧名王七一）的长子、燕山中护卫指挥佥事汪致渊，次女尚幼<sup>①</sup>。而至洪武二十年（1387）秋，董伦为撰李文忠神道碑时，其次女已适高昂<sup>②</sup>，今得毕氏墓志印证，庶几无讹。

志文末云：“讣闻，诏赐祭赙悉如礼。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太平门外武靖王之茔云。”亦值得留意。据李文忠第十二世孙李祖权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孟冬望日所绘南京祖茔图，可知其一世祖岐阳王李文忠与原配夫人毕氏、继配夫人冯氏俱合葬于神道尽头的同一墓冢之下，此冢至民国年间犹隆然高举。但鉴于文博部门并未发现《毕氏墓志》以外的其他文字材料，可证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尚未触及李文忠墓。由此也可进一步推断，毕氏与李文忠虽合葬于同一墓冢之下，但却是别营墓室，属同茔而异穴。

### 三、郢国公冯国用夫人樊氏墓志

2000年5月出土于南京雨花台区宁南小区工地明郢国公夫人樊氏墓中，现藏南京市博物馆。志石横皆37.3厘米，纵皆57.8厘米，厚皆5.7厘米。志盖阴刻篆书“故郢国夫人樊氏之墓”2行9字；志文楷书阴刻，凡18行，满行37字，标点如下：

祖妣郢国夫人樊氏圹志 / 祖妣樊氏，讳妙广。父讳陆，母钱氏，凤阳定远人。生于元辛酉二月，卒于大明永乐戊子十月丙申，享年八十有八，卜十二月乙酉葬江宁县凤西乡先茔次。自笄归我 / 祖考郢国公讳国用，先卒。生我先府公、特进荣禄大夫右军右都督讳诚，及我姑讳■，适 / 黔宁昭靖王沐英。孙男三人，长任，大理卫指挥同知；次义，尚宝司丞；次礼。孙女妙亲，为 / 韩宪王妃。先府公亦先卒，我有从姑蚤鞠育于祖妣，教训不啻己出，今为 / 周府亲王妃。祖妣讣闻于 / 朝，十一月庚戌，礼部奉 / 敕赐祭焉。祖妣康宁日尝语义等曰：“吾幼闻诸先人，吾初生时，有相者过吾，言曰：是女生有异 / 貌，后当为上公命妇。言已，不知所之。吾既归汝祖父，汝祖父属方刚之年，际 / 龙飞之运，率义旅从 / 镛舆渡江，定鼎金陵。汝祖父在行陈间，善抚士卒，遇饥寒甚者，辄食之、衣之，吾恭执爨纫缀焉。及万方底平，汝祖父即世，蒙膺爵封，吾遂预被宠荣，实洪武戊申三月也。”义祖考泊先府 / 公蚤弃诸孤，惟祖妣治家政。平居，讳义等谆谆以报 / 国恩，奉宪度为先务。其临祭祀必诚恪，待亲姻必雍睦，教子女慈以庄，御童奴严而恕。冯氏之 / 绪不坠者，皆祖妣之力也。今不幸大故，兄任仕滇南万里外，未及奔讣，义与弟

①吴兴汉：《嘉山县明代李贞夫妇墓及有关问题的推论》。

②董伦：《曹国李公岐阳武靖王神道碑铭》。

礼罷勉襄 / 事，喪具葬儀不敢違乎禮制，日薄事嚴，未遑乞銘于名公卿，惟祖妣之淑德貞行，非義等 / 所能備述，姑摭聞見之概，納諸玄堂，以志哀痛云。孝孙义泣血謹志。

郢公國用為明初開國功臣，其人雄勇而多智略，通兵法，元末與弟國勝（又名國勝、宗昇）結寨自保，後同歸明太祖朱元璋麾下。太祖詢天下大計，國用對以“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為根本”云云，以是甚為太祖親信，委以心腹。從征，屢立戰功，累擢親軍都指揮使，年三十六卒於軍。洪武三年（1370）追封郢國公，肖像功臣廟，位列第八<sup>①</sup>。

郢國公國用之妻室，史傳失載，今據墓志知為樊氏，諱妙廣，其父名樊陸、母為錢氏，鳳陽定遠人。樊妙廣生于元至治元年（1321）二月，卒于明永樂六年（1408）十月，享年八十八歲。凡此，皆可補史載之闕。國用的葬地，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四云：“（國用）屬疾卒，上親臨奠，哭之恸，賜葬江寧。”<sup>②</sup>《江南通志·輿地志》則具體指出“在江宁县鳳西鄉”。<sup>③</sup>今據墓志所載樊妙廣于永樂六年“十二月乙酉葬江宁县鳳西鄉先塋次”等語，則不僅確認了《江南通志》諸書對郢國公國用葬地的記載，而且可以推知國用墓與其妻樊妙廣墓亦屬同塋異穴。

國用卒時，以其弟國勝襲兄職，因其子國誠年紀尚幼之故。國誠仕歷，史載互歧。《國朝獻徵錄》云：“子誠，累有戰功，仕至右軍都督府都督。”<sup>④</sup>此最是含糊。《明史·國勝傳》云國誠“累官至右軍左都督。”《罪惟錄·啟運諸臣列傳上》亦云：“國用子誠，雲南戰功，官左都督。”<sup>⑤</sup>惟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曾云及國誠為“右都督”，<sup>⑥</sup>較上述諸書皆異。今樊妙廣墓志亦證國誠終仕為“右軍右都督”，可見《明史》《罪惟錄》所載皆誤。

樊妙廣墓志還述及“適黔寧昭靖王沐英”的國用之女，當即是以善妒而著稱的沐英正室夫人、黔國公沐春的生母，可惜志文於其名諱留空，無由補益史載。

國誠有女國氏，為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子韓憲王朱松的妃子，洪武二十九年（1396）七月初一日冊封，景泰二年（1451）正月二十日薨，葬平涼府平涼縣鳯凰山<sup>⑦</sup>。今據墓志，可知韓憲王妃國氏，名妙親，此頗可補益史傳。又，明太祖

①《明史》卷一二九《國勝傳》，第3795、3796頁。

②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四《宋國公國勝傳》，《四庫全書》本。

③《江南通志》卷三七《輿地志》，《四庫全書》本。

④焦竑編：《國朝獻徵錄》卷六《郢國公國用傳》，上海書店影印明萬曆刊本，1987年，第204頁下。

⑤查繼佐：《罪惟錄》卷八《啟運諸臣列傳上》，第2冊，第184頁下。

⑥⑦王世貞著，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卷三二《同姓諸王表》，中華書局，1985年，第576頁。

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妃冯氏，为冯国用之弟、宋国公冯胜女，而墓志所载周定王妃早年为传主郢国夫人樊妙广抚育教养、不啻己出的经历，亦不见史载。

冯诚之子，亦即郢国公冯国用之孙，史籍失载，据墓志所载共有三人：长曰冯任，仕滇南，职大理卫指挥同知；次曰冯义，官尚宝司丞；次曰冯礼。郢国夫人樊妙广的丧葬事务，以长孙冯任远仕万里之外的滇南未及奔讣之故，悉由冯义、冯礼操持完成。值得一提的是，传主樊妙广贵为郢国公夫人，其丧葬理当享受工部造坟、官给致祭的殊遇，随葬墓志亦应延邀名公巨卿撰书，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表明，随着郢国公冯国用早歿、宋国公冯胜被赐死且不予诸子袭爵以及官拜右军右都督的冯国用之子冯诚亦早逝后，明初以“一门二国公”而煊赫一时的冯氏家族，已经沦落不堪了。

墓志中载有冯诚次子冯义等转述传主樊妙广的一席话，其中涉及郢国公冯国用的内容，如“汝祖父在行陈间，善抚士卒，遇饥寒甚者，辄食之、衣之”等，对于史传中关于冯国用的记载，亦有所补充与完善。又，明初大封开国功臣，史载为洪武三年（1370），然冯义等转述樊妙广之语，却有“及万方底平，汝祖父即世，蒙膺爵封，吾遂预被宠荣，实洪武戊申三月也”云云，是谓为洪武元年（1368）膺爵受封，联系到前述李文忠妻毕氏于洪武元年（1368）恩封睦国夫人的史实，似非樊妙广墓志误记，故而值得留意。

#### 四、延安侯唐胜宗母施氏墓志

2004年出土于南京铁心桥明初延安侯唐胜宗母施氏墓中，现藏南京市博物馆。志石横、纵皆76厘米，厚8厘米。志盖阴刻篆书“□明延安侯太夫人施氏之墓”4行12字；志文楷书阴刻，漫漶极甚，凡18行，满行17字，遂录如下：

延安侯唐胜宗，濠州毛城人，是最早追随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的元勋宿将之一，在翦平群雄、逐除蒙元的斗争中勋绩卓著。洪武三年（1370）大封功臣，凡公三人、侯二十八人，并赐铁券。唐胜宗封延安侯，居于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郑国公常茂、中山侯汤和之后，

位列第八<sup>①</sup>。食禄一千五百石，七年八月乙卯加禄千石<sup>②</sup>。洪武十六年（1383）镇辽东，在镇七年，威信大著，时有“名臣”之誉。二十三年（1390），明太祖兴胡惟庸党案，吉安侯陆仲亨家奴帖木儿告仲亨与唐胜宗等皆与胡惟庸通谋，并伏诛，爵除<sup>③</sup>。明初，凡坐“胡蓝党案”而被诛除的开国功臣，其家世往往湮废无闻，唐胜宗也不例外。因此，唐胜宗母施氏墓志尽管剥蚀泐损，难以通读，但残存内容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唐胜宗先世，史籍无载，今据其母施氏墓志可知：唐胜宗之父名唐成，亦明太祖朱元璋初起事时倚为根本的淮西旧部之一。元至正十五年乙未（1355），唐成从朱元璋渡江，攻取南京，其间应参与了下采石、取太平等一系列战事。二十二年（1362）夏四月丙子朔，唐成卒于行阵，后以子胜宗之功，赠荣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追封延安侯。凡此，皆可补史载之阙。

投效朱元璋麾下的明代开国功臣，以独自来附者居多，如徐达、常遇春、傅友德、康茂才、薛显、仇成、张龙、陆仲亨等；有父子同至，如李贞、李文忠父子；也有兄弟同至，如冯国用、冯胜兄弟，吴良、吴祯兄弟，廖永安、廖永忠兄弟，郭兴、郭英、郭德成兄弟等；还有父子兄弟同至的，如俞廷玉与诸子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即是一例。唐胜宗往附太祖之初，《明史》仅云“太祖起兵，胜宗年十八，来归，从渡江，积功为中翼元帅。”<sup>④</sup>给人感觉似乎唐胜宗是独自一人来附的，今据墓志可证，胜宗最初亦是跟随其父唐成共同投效明太祖麾下，在这一点上至少是与李贞、李文忠父子情形相类似的。

唐胜宗的母亲施氏，为濠人施口一的长女，施氏早遵母训而适里人唐成。后亦以子唐胜宗之功而膺封延安侯太夫人。施氏得享高寿，其卒葬情况，以墓志内容的漫泐已无从确知，然推究残存志文如“壬寅夏四月丙子朔，夫没……夫人居孀二十……晚岁克享□寿……十有二月戊子□疾终于家……以丁卯……后邙山之阳。”可知，施氏在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四月丙子朔其夫唐成歿后，孀居至少二十年，始病故于某年的十二月戊子。揆诸礼制，且以常理揣度，施氏死后宜有数月的停丧之期，则其下葬势必要延至来年。志文继“以丁卯……后邙山之阳”云云，语涉下葬事，则其中的“丁卯”最有可能便是施氏病故次年的干支，亦即洪武二十年（1387）。如果这一推断可以成立，那么施氏当卒于洪武十九年（1386）十二月戊子。

据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零陵县知事唐承绪撰《唐氏族谱序》云：“余去年六月，奉檄来知零陵县事，……今年，木瓜埠唐氏纂修族谱家乘，主其事者鹤书、志崇、树荣诸君来请为之序，且为余言其先故居南京濠县之马桥渡，有胜宗

①《明史》卷六八《舆服四》，第1661页。

②《明史》卷一〇五《功臣世表一》，第3016页。

③《明史》卷一三一《陆仲亨传》，第3851页。

④《明史》卷一三一《唐胜宗传》，第3849页。

公者，元至正间佐明太祖起师以定鼎，功封延安侯。其弟胜祖、胜惠两公俱封副统将军。后荡平粤寇，奉命驻守龙城。胡惟庸狱起，胜宗公以株连殒其命，而胜祖、胜惠两公亦与其难焉。”是谓唐胜宗兄弟三人，胜宗为长，别有胜祖、胜惠二人次之。惜以施氏墓志漫泐之故，《唐氏族谱序》所存唐胜祖、唐胜惠之名讳、序辈皆无从验证。然以残存志文视之，则可知唐胜宗实有兄弟四人，而非三人，且胜宗亦非长子。又，胜宗别有姊妹，以志文残存“长适封广威将……”云云，可知胜宗姊妹亦不止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唐氏族谱序》云及的唐胜祖、唐胜惠兄弟，最初也是与唐胜宗一起随父唐成投入朱元璋麾下，那么这一家人投效朱元璋的方式就非父子同至那样简单，而是与俞廷玉及俞通海兄弟类似，属于父子兄弟同至了。

### 五、中山王徐达之子徐膺绪墓志

1982年出土于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明徐膺绪墓中，现藏南京市博物馆。志石横、纵皆81厘米，志身厚8厘米。志盖阴刻篆书“大明骠骑将军中军都督府都督金事徐公圹志”4行19字；志文楷书阴刻，首题内容与篆盖相同，次刻正文23行、满行28字，末刻题铭2行，标点如下：

大明骠骑将军中军都督府都督金事徐公圹志 / 公姓徐氏，/ 太祖高皇帝赐名膺绪，/ 中山武宁王讳达之季子，/ 仁孝皇后之弟也。高祖五四、曾祖四七、祖六四，以武宁王贵皆追封中山 / 王。高祖妣何氏，曾祖妣周氏，祖妣蔡氏，妣谢氏，皆封中山王夫人。王 / 母孙氏。公以洪武二十三年擢任尚宝司卿，二十五年升明威将军、/ 大同中护卫世袭指挥金事，三十一年调金吾前卫，三十五年升骠 / 骑将军、中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惟武宁王淳德懿行，配古贤臣，丰功 / 承烈，为 / 国元勋。公为之子，又 / 圣后之亲弟，累荷 / 国恩，荣爵厚禄，职任之重，优礼之隆，为至盛矣。而公资稟质慤，表里一 / 致，和厚谦逊，不肆不矜，谨法循理，未尝踰越。盖卓然于武宁为令子，于 / 国家为良臣，于戚里为老成贤德者也。永乐十四年二月三日以疾卒，/ 享年四十有五。讣闻，/ 皇上、/ 储君、/ 亲王皆隆亲亲之恩，遣使祭之。/ 储君又命有司备给其葬事，哀荣之典，又加盛矣。呜呼！人之生世如公，/ 复何憾哉。公娶朱氏，封夫人。子男六人，景珩、景璜、景璿、景瑜、景瑛、景 / 璇；女二人，在室。凡公之世次、行事、历官，于葬也，宜有志，是用志其概，/ 藏诸幽堂，以贻永久云。/ 永乐十四年五月壬寅日。/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讲杨士奇撰 / 承直郎右春坊右中允吴均书并篆 /

传主徐膺绪的父亲，即被明太祖朱元璋尊为“气贯万人而无敌”、“威行四壤而推恩”的明朝开国元勋徐达。在投效朱元璋麾下的三十馀年戎马生涯中，徐达舍身忘家，南征北战，为推翻蒙元政权、建立和巩固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洪武三年（1370）大封功臣，进爵魏国公，岁禄五千石，予世券。卒赠中山

王，谥武宁，赠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徐达以其卓越的开国之功，不仅生有显号，歿有赠典，且光照前人，赏延后世。明初开国功臣，惟徐达子孙世有南、北二公，分居两京，与明王朝相始终<sup>①</sup>。

作为新出土的史料，徐膺绪墓志对于补证明朝第一开国功臣徐达的家世，无疑具有重要价值，而其中尤以对徐达先世的揭示最令人瞩目。史载，徐达死后，赠其三世皆为王爵与王爵夫人，然徐达出身农家子，其祖上皆藉藉无名。曩见各地徐氏宗谱，于徐达先世皆言之凿凿，但彼此出入甚大，未可遽信。今据徐膺绪墓志可知：徐达曾祖名徐五四，曾祖妣何氏；徐达祖父名徐四七，祖妣周氏；徐达的父亲名徐六四，妣蔡氏、孙氏，徐达即孙氏所出。凡此，皆是对史籍失载的徐达先世的重要补充。按，徐达先世以数目字起名，当与宋元以来，民间无职衔者通常只以行辈或父母年龄合计一个数目作为称呼的旧俗有关<sup>②</sup>。徐达“家世业农”，由此可见，其祖、父皆以数目字为名，亦情理中事。

徐膺绪历仕，《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三谓“洪武二十三年，擢尚宝司卿。二十八年，升大同中护卫指挥金事。三十一年，调金吾前卫。三十五年，升骠骑将军、中军都督佥事。”<sup>③</sup>所述颇为详备，惟升大同中护卫指挥金事，前引《明太祖实录》卷二二〇则系其事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乙卯，“命徐膺绪为大同护卫世袭指挥金事。”今墓志亦云徐膺绪以洪武“二十五年升明威将军、大同中护卫世袭指挥金事”。对勘之下，庶可知《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三载徐膺绪升“大同中护卫指挥金事”的年份有误，当从改为洪武二十五年。至于《明太祖实录》卷二二〇云“命徐膺绪为大同护卫世袭指挥金事”的“大同”与“护卫”之间，脱一“中”字。又，据墓志载，徐膺绪于洪武二十五年升大同中护卫世袭指挥金事的同时，尚进阶同为正四品的明威将军，则未见史载。值得一提的是，《明史·徐达传》载徐膺绪历官，依次为“授尚宝司卿，累迁中军都督佥事，奉朝请，世袭指挥使。”其“世袭指挥使”云云，未见他书，颇疑即徐膺绪墓志及《明太祖实录》卷二二〇所载洪武二十五年升授之“大同中护卫世袭指挥金事”之误书。

①《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第3730、3732页。

②俞樾著，方霏点校：《春在堂随笔》卷五：“徐诚庵大令为余言：‘向见吾邑蔡氏家谱，有前辈书小字一行云：先制，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制于《元史》无徵。然证以明高皇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为元时令甲无疑矣。见在绍兴乡间，颇有以数目字为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名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以上并徐君说。余考明勋臣，开平王常遇春，曾祖四三，祖重五，父六六；东瓯王汤和，曾祖五一，祖六一，父七一，亦以数目字为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③《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三，第1913、1914页。

徐达一生功成名遂，其子却命运多舛：长子徐辉祖以拥戴建文帝抗击“靖难”之师，事败，为明成祖幽禁而死；次子徐添福早卒；第三子徐增寿则因“靖难”之役爆发前后与燕王朱棣私通款曲而被建文帝所杀。得善终者仅有幼子徐膺绪，加之其姊时为明成祖仁孝皇后的背景，是故徐膺绪虽碌碌无为，但经历了家族巨变的他，却仍然得以在“永乐中以元舅见尊宠”，“皇太子以舅氏甚敬礼之，盖仁孝皇后既崩，诸舅惟膺绪在。每见，必命坐，款语移时，退必自送之”<sup>①</sup>。

徐膺绪之死，前引《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三系于永乐十四年（1416）二月戊子，即公元1416年3月24日。然墓志则云其“永乐十四年二月三日以疾卒，享年四十有五。”按，永乐十四年二月三日，为公元1416年3月2日。考虑到徐膺绪墓志完成于“永乐十四年五月壬寅日”，即公元1416年6月6日，时距墓志所载的徐膺绪卒期仅仅过了三个月，以其时近迹真，理应更为可信。又，以墓志所载徐膺绪“享年四十有五”推知，其当生于洪武五年（1372）。徐膺绪死后的丧葬事务，《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三仅云：“（皇太子）遣人致祭，厚赙赠之，尤厚恤其家。”墓志则谓：“讣闻，皇上、储君、亲王皆隆亲亲之恩，遣使祭之，储君又命有司备给其葬事，哀荣之典，又加盛矣。”对于史籍中的相关记载也颇有补益。其中，储君亦即后来的仁宗朱高炽在其终葬过程中所给予的种种优遇，不啻徐膺绪在“永乐中以元舅见尊宠”的生动注脚。

徐膺绪息出，《弇州山人续稿》有云：“仁宗初拜膺绪子景珩中军都督金事，景璿金吾前卫指挥金事。诸孙为指挥勿绝。其二女皆为王妃。”<sup>②</sup>另据《明仁宗实录》：“（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壬寅朔）命徐景璜为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景璜，故中军都督金事膺绪子也。”<sup>③</sup>又据《明宣宗实录》：“（宣德六年十二月）乙巳，谪锦衣卫指挥佥事徐景璜及其弟千户景瑜戍隆庆卫。……盖二人皆中山武宁王孙也。”<sup>④</sup>综以上述，计史载所见徐膺绪息出有徐景珩、徐景璿、徐景璜、徐景瑜四子并二女。今据墓志可补，徐膺绪尚有徐景瑛、徐景瑄二子。值得一提的是，倪谦为中都留守司正留守徐显隆所撰墓志铭云：“公讳显隆，字文盛。……曾祖讳达……追封中山武宁王。祖讳膺绪，骠骑将军、中军都督府都督金事。考讳景弼，左军都督府都督金事。”<sup>⑤</sup>是谓徐膺绪尚有一子名景弼。然徐膺绪墓志所载六子，并无徐景弼其人，这就提示可能有两种情形值得考虑：其一，徐景弼或即徐膺绪墓志所载“景珩、景璜、景璿、景瑜、景瑛、景瑄”六子之一，后因故改名为“景弼”，亦不排除《倪文僖集》传抄误书的可能；其二，徐景弼为徐达另一子所出，冒为徐膺绪名下。

①《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三，第1913、1914页。

②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八〇《中山王世家》。

③《明仁宗实录》卷五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57页。

④《明宣宗实录》卷八五，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967页。

⑤倪谦：《倪文僖集》卷二九《中都留守司正徐公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徐膺绪墓志为明初内阁“三杨”之一的杨士奇所撰，士奇于建文初以荐入翰林，充编纂，成祖即位，简入内阁典机务。成祖北巡，命士奇等留辅太子。历官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卒赠太师，谥文贞。仁宗雅好欧阳修之文，士奇以得其仿佛，为仁宗所喜，制诰碑版多出其手，而馆阁著作遂沿为流派。士奇著述宏富，有《东里全集》存世，然此徐膺绪墓志并未收录其中，故当以杨士奇之佚文视之。

## 六、蔡国公徐忠夫人武氏墓志

2000年3月出土于南京雨花台区小行地铁站工地明蔡国公徐忠夫人武氏墓中，现藏南京市博物馆。志石横、纵皆87厘米，厚10厘米。志盖阴刻篆书“蔡国夫人武氏墓志铭”3行9字，外围剔地刻连云纹；志文楷书阴刻，连首题、题名共31行，满行25字，标点如下：

故蔡国徐公夫人武氏墓志铭 / 朝列大夫国子祭酒金华贝泰撰 / 奉议大夫礼部郎中金华陈景茂书 / 奉议大夫吏部郎中广平程南云篆 / 夫人讳妙顺，庐州合肥乐岁乡武氏，河南卫中所总旗武兴之 / 女，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前军都督府 / 左都督、永康侯追封蔡国徐公忠之妻，袭永康侯安之嫡母也。/ 生于丙午岁九月初四日，宣德壬子十二月十一日卒于北京 / 居贤坊东之第宅，寿六十有七。礼部奏于 / 上，命安护丧，从葬先公之墓，在聚宝门外安德乡长冈之原。/ 敕工部造坟，遣官致祭。明年癸丑四月初一日，襄事以状勗铭刻石藏诸幽。初，/ 夫人之父起于兵，随何左丞守江西，夫人生于南昌。父后逐寇 / 至河南，就留备御，遂居洛阳。公之父讳用，以战功积官至武毅 / 将军、河□□副千户，历任十有三年，以老疾退闲。公袭职六 / 年，而夫人来归。一日，祀先，夙起执冢妇礼，周旋肃慎，不愆于仪。/ 惊异曰：“大吾家者在是乎。”公后升金济阳卫事，夫人偕至。越十 / 四年，当平内难之秋，公总大军征伐，克成底定之功，书勋旌常，/ 爵为列侯。及卒，追封蔡国公。夫人亦累受 / 诰命，封为夫人，恩荣鲜俪。此固 / 朝廷宠光，先公遗泽，而夫人亦有自致之道。观其躬节俭，谨养祭，/ 正内外，严上下，辅佐君子，家政秩然。是以公在军数年，略无内 / 顾之虞，得以尽心于 / 国而成其丰功骏烈也。子三人，晏保、僧保、三保，早亡。抚养如已出，/ 教训鞠育，恩意有加，故能成其德器，所至见称，而安之孝敬亦 / 笃矣。于乎！贞节者家之盛大，其本此乎。蔡国委身，夫人效职，遂 / 建子孙无穷之业。古所谓贤妇贤母，夫人克配之矣。铭曰：/ 节成大勋，助由内则。蔡国启封，夫人贞德。/ 曰躬勤俭，亦备孝慈。温温阴教，婉婉令仪。/ 先公云殂，岁廿五阅。昔称未亡，今乃共穴。/ 母行之传，维子之贤。示于无极，亶乎其然。

蔡国公徐忠，合肥人，袭父职累从大军北征，洪武末年镇开平。建文中附“靖难”师，每战辄身先士卒，以骁勇称。尝单骑突阵，一指为流矢所中，未暇去镞而抽刀断之，控满疾驱，殊死以战，深为燕王朱棣所激赏。封永康侯，禄一千

一百石，予世券。成祖北巡，以徐忠老成，留辅太子监国。卒赠蔡国公，谥忠烈<sup>①</sup>。

徐忠之父徐用，史载甚简，杨士奇撰《徐忠神道碑》云徐用为前元降将，以功“进武略将军、河南卫副千户”<sup>②</sup>。按，“武略将军”为武官散阶，从五品；副千户为职事官，亦从五品。明代阶官以从属于职事官，故史籍数载洪武年间徐忠代父从军所袭授职官，皆仅及职事官。其中，《明史》本传云徐忠“袭父爵为河南卫副千户”，与《徐忠神道碑》所载徐用的职事官正合。然《明功臣袭封底薄》则谓徐忠“袭父徐用原任河南左卫副千户”<sup>③</sup>，向未知孰是。今武氏墓志所载徐用职事官为“河□□□副千户”，虽有泐损但仍可见其较“河南卫副千户”多出一字，推断其全称应如《明功臣袭封底薄》所谓“河南左卫副千户”。庶知，《明史》本传与《徐忠神道碑》所载徐用职事官的全称皆有脱误。又，徐用所授阶官，《徐忠神道碑》犹作“武略将军”，属从五品初授。武氏墓志则谓徐用“以战功积官至武毅将军”，属从五品升授，当以武氏墓志为是。《徐忠神道碑》云徐用于“洪武壬戌自陈老疾，命公代之”，而武氏墓志又云徐用“以战功积官至武毅将军、河□□□副千户，历任十有三年，以老疾退闲”。两相参照，可知徐用始官武毅将军、河南左卫副千户，当系于洪武三年（1370），亦即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的同一年。

徐忠妻室，史籍无载，《徐忠神道碑》在述及徐忠卒赠蔡国公之际，亦仅云“配亦蔡国夫人”。据谢辅所撰徐忠之女《徐妙源墓志》可知，徐忠聘方氏、武氏、周氏，俱授封为蔡国公夫人。此外，别有徐妙源的生母白氏，为徐忠侧室。如果按照习惯上的尊卑次序，三位蔡国夫人似以方氏为长，武氏与周氏次之，但据武氏墓志谓武氏为“袭永康侯安之嫡母也”，可知徐忠的三位夫人实以武氏最尊。据武氏墓志载：武氏讳妙顺，为河南卫中所总旗武兴之女，庐州合肥乐岁乡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九月初四日生于南昌，洪武二十一年（1388）适徐忠。徐忠卒赠蔡国公之际，武氏亦累受诰命封为蔡国公夫人。武氏于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十一日卒，享年六十七岁。凡此，皆可补益史载。

综合武氏墓志与《徐忠神道碑》的相关记载，可知徐忠之父徐用与武妙顺之父武兴，既同为庐州合肥人，皆曾从守江西南昌，后同司河南卫。休戚与共的军旅生涯兼以同乡之谊，理所当然会拉近两家的关系，徐忠与武妙顺的婚娉概由于此。

徐忠子息，史载多仅及庶出的嗣永康侯徐安<sup>④</sup>。今据武氏墓志可知，徐忠曾

①《明史》卷一四六《徐忠传》，第4103、4104页。

②杨士奇著、刘伯涵等点校：《东里文集》卷一三《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前军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追封蔡国公谥忠烈徐公神道碑铭》，中华书局，1998年，第185—187页。

③明吏部清吏司编：《明功臣袭封底薄》第三卷，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格抄本，1970年，第401、402页。

④杨士奇《徐忠神道碑》谓徐忠“子男二，安山、寿安，袭侯爵。”其孰袭侯爵之表述甚为含混，或传抄以至标点皆有误。

有武氏所出嫡子晏保、僧保、三保三人，皆早夭。正是由于嫡子悉数夭亡，袭封之事遂落在了庶子徐安的头上。然据《明功臣袭封底薄》载，徐忠病故后，“庶长男徐安同庶次男徐敬、徐曦告袭。永乐十六年八月十六日，本部引奏奉圣旨着为长的徐安袭。钦此。”则颇令人玩味。因为早在洪武四年（1371）三月丁未“诏凡大小武官亡没，悉令嫡长子孙袭职，有故则次嫡承袭，无次嫡则庶长子孙，无庶长子孙则弟侄应继者袭其职……。”<sup>①</sup>既有如此明确的定制，何以身为庶次男的徐敬、徐曦还要甘冒“攬越”的风险而与庶长男徐安作此无谓的拼争。并且对于有司而言，分明可以立判是非的裁决，却何以在徐忠卒后，又历经了旷日持久的争讼，始于永乐十六年（1418）八月十六日由吏部奉圣旨宣称徐安袭爵而告终<sup>②</sup>。凡此种种，似乎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徐安在与徐敬、徐曦兄弟为袭封永康侯爵而骤起争端之初，其庶长男的身份尚不明确，或者他根本就不是庶长男，而他之所以能在这场三人之争中脱颖而出，身为徐忠正室夫人的嫡母武氏可能起到了微妙的作用。是故武氏墓志有“抚安如己出，教训鞠育，恩意有加，故能成其德器，所至见称，而安之孝敬亦笃矣”云云，似亦可见庶出的徐安与迭遭亲子夭亡之痛的嫡母武氏之间相互依凭的关系。只不过这种以各自利益为目的而生发出来的亲善关系，一旦随着维系条件的缺失，也就不复存在了。故前引《徐妙源墓志》在列述其父徐忠的三位夫人时，以其时武氏早已过世、而徐安嗣爵日久之故，竟会不顾伦序而将嫡母武氏置于方氏之后的次席，当正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至于替代了武氏在家族中应有地位的方氏，推测可能正是嗣永康侯徐安的生母。

据《徐忠神道碑》，徐忠于永乐十一年（1413）八月二十四日卒于南京，并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江宁县安德乡长冈之原。而武氏墓志载武妙顺却是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十一日卒于北京，并还葬位于南京聚宝门外长冈之原的先公徐忠之墓。按，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为未亡人的武氏或即于此际前后亦迁居北京。徐忠家族播迁北京后的住址，据武氏墓志知为居贤坊东。要之，居贤坊位于北京东城，在具体位置上尚有南、北之分。其中，北居贤坊大致位于京城东北的安定门与东直门包夹的范围内，共计五牌十八铺，内有永康侯胡同，当即为徐忠家族迁居北京后的寓舍所在，其地入清后易名为前永康胡同<sup>③</sup>。折北别有永康胡同，亦作雍康胡同，张勋复辟失败后曾居其地<sup>④</sup>。值得一提的是，永康侯胡同所在的北居贤坊，为京城内最毗邻郑村坝的地段，而徐忠恰曾率军在“靖难”之役中于郑村坝击溃李景隆部，扭转战局。故徐忠家族

①《明太祖实录》卷六二，第1199页。

②明吏部清吏司编：《明功臣袭封底薄》第三卷，第402页。

③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衖胡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④陈宗藩：《燕都丛考》第二编第四章《内三区各街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

迁住毗邻郑村坝的北居贤坊，未知是否有追怀徐忠骁勇神武、继以创建永康侯世家之意。

武氏墓志系朝列大夫、国子祭酒贝泰撰。贝泰，字宗鲁，浙江金华人。少以文行闻，由乡贡任教谕，进国子助教，升司业。以大臣荐升国子祭酒。在太学计四十馀年，六馆之士，翕然从化。洪熙间，命魏国公、定国公入监读书，宠赐甚厚。正统六年（1441）六月丙戌，坐赃致仕<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徐忠神道碑》虽出杨士奇手笔，但据碑文末“（徐）安奉国子祭酒贝公泰所述事状，求文刻神道之碑”云云，可知《徐忠神道碑》亦是由贝泰先行撰述徐忠行状，再交由杨士奇加工润色并作176字的铭辞而成。今徐忠妻武妙顺墓志亦为贝泰所撰，足证贝泰其人与永康侯徐氏家族交谊不凡。

武氏墓志的书人奉议大夫、礼部郎中陈景茂，在永宣之际以工书精缮而著称，永乐十九年（1421）辛丑科赐曾鹤龄等三百一名及第出身题名碑、宣德五年（1430）庚戌科赐林震等一百名及第出身题名碑，皆为陈景茂手书上石<sup>②</sup>。陈景茂亦金华人，与贝泰有同乡之谊，故其为武氏墓志书丹或即出于贝泰延邀。

武氏墓志的篆盖者奉议大夫、吏部郎中广平程南云，字清轩，号远斋，江西南城人。永乐年间以擅书徵，预修《永乐大典》，累官太常卿。诗文奇古，喜作雪梅雪竹，尤以篆隶书法为时所尚<sup>③</sup>。明代著名书法家祝允明更誉程南云及其子程洛“程氏父子，篆隶擅名。斯业既鲜，不得不与。”<sup>④</sup>除了擅长古体的篆隶书外，程南云的楷书亦堪称精能，明仁宗朱高炽为明成祖朱棣所撰《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即由程南云书丹上石<sup>⑤</sup>。值得一提的是，杨士奇《东里诗文集序》亦出程南云隶书<sup>⑥</sup>，而杨士奇又尝为永康侯赠蔡国公徐忠撰制神道碑文，有了这一层关系，则程南云为徐忠的正室夫人武妙顺的墓志篆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市博物馆

①《明英宗实录》卷八〇，第1599页。

②参见《钦定国子监志》卷四八《金石三》，《四库全书》本。

③程南云事迹，参见韩昂《国绘宝鉴续编》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五三《建昌府·名宦》。

④祝允明：《书述》，《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第74页。

⑤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三《葬考十二》：“《实录》宣德十年十月己酉建长陵神功圣德碑。《长陵碑》，正统初南城程南云奉命书。”《四库全书》本。

⑥叶盛撰，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卷二五《碑刻撰书人皆非实》，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页。